

# 雷普利的游戏

# 雷普利

风靡欧美的悬疑小说力作

林蕊 / 译  
〔美〕派翠西亚·海史密斯 / 著

Ripley's Game

◆ 漓江出版社



# 利普利的游戏

风靡欧美的悬疑小说力作

林蕊译

〔美〕派翠西亚·海史密斯著

漓江出版社

Ripley's Game

桂图登字：20—2005—05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雷普利的游戏 / (美) 派翠西亚·海史密斯著; 林蕊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6. 4

ISBN 7-5407-3470-1

I. 雷... II. ①派... ②林...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1054 号

RIPLEY'S GAME by Patricia Highsmith

First published in 1974

Copyright © 1993 by Diogenes Verlag AG zuric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iogenes Verlag AG Zurich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06

by Lijia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

## 雷普利的游戏

(美)派翠西亚·海史密斯 著 林蕊 译

责任编辑: 陆汉波

美术编辑: Rosen

责任校对: 徐明 田芳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版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编: 541002

电话: 0773-2821573 2863978(发行部) 2821573(邮购)

传真: 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 ljcb@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80 1/32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8

版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 000 册

书号: ISBN 7-5407-3470-1/I·2030

定价: 19.80 元

---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没有完美的谋杀这回事，”汤姆对瑞夫说，“那只是一场游戏，让大家尝试想像一桩完美的谋杀是如何进行的。当然你可以说有很多没破案的谋杀，但那不一样。”汤姆觉得厌烦。他在他宽阔的壁炉前来回踱步，一丛微小的温暖火焰在壁炉里劈啪作响。汤姆觉得自己的口气显得自负武断，不过他已经说过自己帮不上瑞夫的忙。

“那当然。”瑞夫说。他坐在一张黄色丝绸扶手椅上，瘦削的身躯向前倾斜，双手交握在膝盖之间。他的颧骨突出，浅褐的短发，眼睛灰色冷漠——这不是一张让人觉得愉快的脸，不过若不是那道从右边太阳穴横过脸颊几乎到嘴边，约五寸长的疤痕，可能还挺英俊的。这道疤痕比他脸色较浅，像是缝合不佳的结果，或者根本没有缝合过。汤姆从不过问这道疤痕，不过瑞夫倒是主动提起。“一个女生用她的粉盒造成的，你能想像吗？”（不，汤姆无法想像。）当时瑞夫对汤姆很短暂而哀伤地微笑了一下，汤姆记忆中瑞夫极少微笑。还有一次他说：“我被一匹马甩下来，被马镫拖了好几米。”当瑞夫这样说时，汤姆也在场。汤姆怀疑真

正的原因是某次严重的斗殴中一把钝刀所造成的。

现在瑞夫希望汤姆提供或建议一个人选，进行一两桩“简单谋杀”，或许再加上一桩同样安全又简单的偷窃。瑞夫远从德国汉堡来到法国维勒佩斯跟汤姆谈这件事，他会在此过夜，第二天再去巴黎跟另一个人谈这件事，然后回到他在汉堡的家。如果这件事都没有成功，他大概就得回家再做打算。瑞夫主要的任务是收购赃物，但最近开始涉足汉堡的非法赌博，负责提供某种保护。保护什么？保护这个圈子不被意大利人插上一脚。现在汉堡有一个意大利黑手党分子，瑞夫认为他是被派出来试探情况的，另外还有一个意大利人则可能来自不同的家族。瑞夫希望借着除去一两个入侵者，让其他黑手党不敢轻举妄动，同时让警方注意到黑手党的威胁，然后把状况丢给警方，把黑手党赶出去。“汉堡这些兄弟是很高尚的一群人，”瑞夫热诚地宣称，“也许他们经营的私人赌场是违法的，但登记的俱乐部都是合法的，而且他们并没有牟取暴利，不像拉斯维加斯，全面被黑手党染指，而且对美国警察肆无忌惮！”

汤姆拿起火钳，将火焰集中，放进一块切割整齐的柴火。时间将近六点，快到喝酒的时间了，何不现在就来一杯。“你要不要——”

这时，汤姆的管家安太太从厨房进来。“打扰了，两位先生。汤姆先生，刚才这位先生都没有喝茶，你们要不要现在就喝酒？”

“好，谢谢，安太太，我们正好这么想。请海丝女士一起来。”汤姆希望海丝能让气氛稍稍轻松一些。他下午三点去奥利<sup>①</sup>接瑞夫之前，告诉海丝说瑞夫有事情跟他谈，所以海丝整个下午都在花园里闲逛或呆在楼上。

“你愿不愿意，”瑞夫抓住最后一点时间和希望，急迫地说，

① Orly，位于巴黎南方，建有国际机场。



“你跟我们没有关系，你了解吧，我们要的就是这样。安全。而且还有钱，酬劳九万六千，还不差吧。”

汤姆摇摇头。“我跟你多少有一点关系。”该死，他根本没帮瑞夫·米诺做过多少事，顶多是卖掉一些小脏物，或是从不知情的货运公司那里，拿回瑞夫事前放进牙膏里的小东西，例如微缩胶卷等。“你想我如果做了这事，有多大机会可以全身而退？你知道，我也得保护自己的名声。”说出这句话时，汤姆自己都觉得想笑，但同时他也真的因为不安而心跳加速。他挺直了身子，想到自己正住在一栋豪宅里，也想到他半年前才有惊无险地从德威特事件中脱身，顶多只遭到些微怀疑，最后也算平安无事。他当时确实是如履薄冰，但终究没有陷入险境，他甚至陪同英国警官韦斯特跟几名法医到萨尔斯堡那座森林里。他在那里火化了被认为是画家德威特的遗体。警察问他为什么把头骨压碎。直到现在想到这件事，汤姆都还会紧张。他这么做其实是为了把上排牙齿弄散，好藏到别处。下颚部分很容易就松脱了，所以他把下颚埋在离尸体有一段距离的地方。至于上排牙齿——有一些被其中一个法医收集起来，但伦敦没有任何牙医保有德威特的牙齿病历记录，因为据说德威特之前六年都住在墨西哥。“算是火化过程的一部分，让他完全归于灰烬。”汤姆回答。被火化的尸体其实是柏纳。是的，至今汤姆仍旧会不寒而栗，因为那几个月的危险，也因为自己拿着一块大石头往焦黑的头骨砸下。但至少他没有杀害柏纳。柏纳·塔兹是自杀的。

汤姆说：“你认识那么多人，一定可以找到人做这件事。”

“是，但是那就会跟我有关联——你我的关联不大。唉，而且我认识的人大多有前科，”瑞夫语气中有一丝挫败的哀伤，“汤姆，你认识很多体面人，清白的、不会引起怀疑的人。”

汤姆笑出来：“但是你要怎么让这种人做这种事？有时候我觉得你简直疯了。”

“不！你知道我的意思。我只要找愿意为钱去做的人，就只为了钱。不一定要是专家，我们已经把路都铺好了。整件案子会像是——公开谋杀。我们需要一个即使遭到审讯，看起来也会像——完全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人。”

安太太推着吧台推车进来。银制冰桶闪闪发亮，推车发出些许嘎吱声响，汤姆好几个星期以来都想帮它上油。汤姆还是可以继续取笑瑞夫，因为安太太不懂英文，上帝保佑她。但是汤姆已经厌倦了这个话题，很高兴安太太打断谈话。安太太六十几岁，来自诺曼底的家族，脸孔细致，身体结实，是不可多得的用人。汤姆不能想像丽人缺少了她怎能正常运作。

这时海丝从花园里走进来，瑞夫站了起来。海丝穿着粉红色与红色条纹喇叭工作裤，所有条纹上都垂直印着LEVI字样。她金色的长发飞散飘扬。汤姆看着火光在她的发上闪亮，想着：“跟我们刚刚讲的事比起来，她显得多纯洁！”她闪光的头发是金色的，这让汤姆想到钱。不过，他其实不需要更多钱。他可以从出售德威特的画作收入分得固定比例，尽管出售德威特画作的生意很快就得结束，因为不会再有更多画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可以分到德威特艺术用品公司的部分利润，这份收入会持续下去。另外还有数量不多，但正在逐渐增加的葛利造船公司股票收入，这是汤姆用自己伪造的遗嘱继承得来。更不用说他们还有海丝父亲慷慨给她的零用钱。不需要贪得无厌。汤姆痛恨谋杀，除非绝对必要。

“你们谈得还好吗？”海丝用英语问，优雅地落座在黄色沙发上。

“很好，谢谢。”瑞夫回答。

其余的对话都用法语进行，因为海丝不习惯说英语。瑞夫的法语不好，但还可以应付，而且他们谈的也不是重要的事情。花园，这个温和的冬季看来已经过去，因为现在已经是三月初，黄



水仙花都开了。汤姆从推车中的一个小瓶子倒了香槟给海丝。

“汉堡的天气怎样？”海丝口音不太准确地尝试讲英语，而当瑞夫挣扎着想出法语中惯常的回答时，汤姆在她眼中看到一丝笑意。

汉堡也不太冷，瑞夫还提到他也有一个花园，因为他的“寒舍”位于奥斯特湖边，也就是易北河上挖掘出的人工湖。这里许多家庭都有花园，也靠近水边，喜欢的话还可以有私人游艇。

汤姆知道海丝讨厌瑞夫·米诺，认为他不值得信任，是她希望汤姆保持距离的那种人。汤姆满意地暗想着他今晚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海丝他拒绝了瑞夫提出的提议。海丝总是很担心她父亲的批评。她父亲杰克·皮里梭是经营药厂的百万富翁，高卢人，法国上流阶级的核心。而且他从来不喜欢汤姆。“我爸爸快要受不了了！”海丝经常警告汤姆，但汤姆知道她其实更在乎他的安全，而不是想保住她父亲的零用钱。根据海丝的说法，她父亲经常威胁要切断这份经济来源。她每周一次到她父母位于香提邑的家中，跟他们一起吃午饭，通常是在星期五。如果她父亲终止给她的零用钱，他们在丽人邸的生活方式可能就维持不下去，汤姆很清楚这点。

晚餐的主菜是牛肉薄片，前菜是朝鲜蓟配上安太太的私房酱料。海丝已经换上了淡蓝色的简单洋装。汤姆认为，她可能已经察觉瑞夫没有达成此行的目的。在所有人进房休息之前，汤姆先确定瑞夫的房间都已安排妥当，并询问他什么时候用茶或咖啡。八点钟送咖啡，瑞夫说。瑞夫睡的是位于房子左侧中央的客房，因此占用了海丝平常用的浴室，不过安太太已经将海丝的牙刷移到汤姆的浴室，就在他房间外。

“真高兴他明天就走了。他为什么这么紧张？”海丝边刷牙边问。“他一向都紧张，”汤姆关掉水龙头，走出淋浴间，很快用一条黄色大浴巾将自己裹起来。“所以他才那么瘦——我想。”他们



用英语交谈，因为海丝跟汤姆说英语不会紧张。

“你怎么认识他的？”

汤姆记不得了。是什么时候？大概是五六年前。在罗马吗？瑞夫是谁的朋友？汤姆太累了，懒得认真去想，反正也不重要。他认识五六个这样的人，要说出是在哪里认识这当中每一个人，实在很困难。

“他找你做什么？”

汤姆一手揽住海丝的腰，将宽松的睡袍压在她的身上，他亲吻她凉凉的脸颊。“要我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我已经拒绝了，你也看得出来他很失望。”

那天晚上有一只猫头鹰，一只孤单的猫头鹰在两人邸后松木林里的某处叫唤，汤姆左手臂枕在海丝颈子底下，躺在床上想着。海丝睡着了，呼吸变得缓慢轻柔，汤姆叹了一口气，继续思索。但他并不是有条理、有秩序地思考着，只是第二杯咖啡让他无法入眠。他想起一个月前他在枫丹白露参加的一场宴会，那是为某夫人举办的非正式生日宴会。谁的太太呢？汤姆有兴趣的是她丈夫的姓氏，一个英国姓氏，他可能再过几秒钟就会想起来。那个男人，男主人，年纪三十出头，有一个小儿子。房子是很简单的三层楼房，位于枫丹白露的一条住宅区街上，屋后有一块小花园。男主人是装裱师，所以皮耶·高提耶才会拉汤姆一起去。高提耶在葛宏街上开一家艺术用品店，汤姆都在他店里买颜料跟画笔。当时高提耶说：“雷普利先生，一起来嘛，带你太太一起来！他希望人越多越好。他有点沮丧……不论如何，既然他做画框，说不定你可以给他一点生意。”

汤姆在黑暗中眨眼，同时将头向后移一点，以免睫毛碰到海丝的肩膀。他想起那个高瘦金发的英国人，心底不禁有些嫌恶不悦，因为这个男人在他家厨房，对汤姆说过一句令人不快的话。那昏暗厨房的地板铺着老旧的亚麻油地毯，被油烟熏黑的铁皮天



花板有着十九世纪的浅浮雕花纹。就在这里，这个男人——崔贝吉？崔贝雷？——用一种近乎轻蔑的口气说：“哦，对，我听过你。”因为在此之前汤姆说：“我叫汤姆·雷普利，我住在维勒佩斯。”本来汤姆还要继续问他已经在枫丹白露住了多久，心想一个娶了法国太太的英国人也许会想认识一个同样娶了法国太太、住得不远的美国人，但他的尝试却遭到粗鲁的回应。乔纳森？他不是姓乔纳森？金色直发，看起来很像荷兰人，但是英国人多半长得像荷兰人，反之亦然。

不过汤姆现在想到的，则是高提耶当晚稍后说的话。“他是心情不好，不是故意这么无理。他有血液方面的病——应该是白血病。挺严重的。而且你从他的房子也看得出来，他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宽裕。”高提耶有一只眼睛是玻璃眼珠，奇怪的黄绿色，显然是为了搭配另一只真眼，但是做得相当失败。他的假眼让人想到死猫。谁都会避免看着那只眼睛，但眼神却会像催眠似的被吸引过去，所以高提耶这句阴沉的话加上他的玻璃眼珠，在汤姆心底留下深刻的死亡印象，让他至今难忘。

哦，对，我听说过你。这是不是表示乔纳森，或那个不管姓什么的男人认为他跟柏纳·塔兹的死有关，还有之前的迪克·葛利的死？还是这个英国人只是因为生病就对所有的人怀恨在心？像消化不良一天到晚胃痛的人一样？此时汤姆想起了乔纳森太太，不是很漂亮，但是长得很有味道，棕色的头发，友善开朗，努力在小小起居室与厨房里张罗宴会，几张仅有的椅子上都没有人坐下来过。

汤姆思索的是：这个男人会不会接受瑞夫提出的这种工作？汤姆想到可以用一个有趣的方法整整乔纳森。只要事前铺好路，这个方法可以适用于任何人，以乔纳森的状况来说，路已经铺好了。他非常担忧自己的健康。汤姆的主意不过是个恶作剧，他想，这个玩笑的确很恶毒，但这个家伙对他也挺恶毒。玩笑顶多只会

持续一天左右，到乔纳森有机会询问他的医生为止。

汤姆为自己的想法而得意扬扬。他轻轻地把手臂从海丝颈后抽出来，以免他一时忍不住笑意，会把她吵醒。说不定乔纳森就像他们梦想的那样脆弱，听命行事地实践了瑞夫的计划？值得一试吗？值得，反正汤姆不会有任何损失。乔纳森也不会。也许他还会有所得。瑞夫也许也会有所得——根据瑞夫自己的说法，不过这点留给瑞夫自己去想吧，因为他到底想要什么，汤姆实在搞不清楚，就像他弄那些微缩胶卷的事，好像应该跟国际间谍活动有关。这些各国政府知道他们有些间谍从事一些怪异的活动吗？知道世界上有这些带着枪支跟微缩胶卷，在布加勒斯特、莫斯科、华盛顿之间飞来飞去，异想天开、半疯狂的人？他们对国际战事的热情，跟集邮，或收集迷你电车的神秘人相差无几。

## 2

所以大约十天过后，三月二十二日，住在枫丹白露圣玛丽街的乔纳森·崔凡尼接到来自他朋友亚伦·麦可尼尔的一封奇怪的信，奇怪的是他写信的前一天才到过乔纳森位于枫丹白露的家中。乔纳森预期——或者该说他根本没有预期——亚伦是写信来谢谢他跟希梦帮他办的送别会，而亚伦也的确写了几句表示感谢的话，但令乔纳森困惑的是这段话：

乔，当初听到有关你血液疾病的事，我就非常震惊，现在更希望一切不是如此。有人告诉我你已经知道，但不愿意告诉任何朋友。这是非常高尚的行为，但是朋友的意义是什么？你实在不应该以为我们会避着你，或者以为我们会因为你变得阴郁而不想见到你。你



的朋友们（我就是其中一个）都在这里——永远在这里。但我实在写不出我心底真正想说的话。下次见到你的时候，等过几个月我弄到假期时，也许我会比较知道该说什么，所以现在请原谅我词不达意，言语笨拙。

亚伦在说什么？难道他的医生，沛利耶医生，跟他的朋友们说了什么吗？说了什么他不愿意告诉他的话？说他活不久了？沛利耶医生没有来参加为亚伦办的宴会，但是他会不会跟别人说了什么？

会不会沛利耶医生跟希梦说过？而希梦也瞒着他？

乔纳森思索着这些可能时，正站在自己家的花园里。时间是早上八点半，穿着毛衣的他觉得冷飕飕的，手指上沾着泥土。他最好今天去找沛利耶医生谈。跟希梦谈没有用。她可能会演戏。亲爱的，你在说什么？乔纳森不确定自己能否分辨她是不是在演戏。

而沛利耶医生——他可以相信他吗？沛利耶医生老是一派乐观模样，如果你生的是小病，这倒还不错——会让你觉得好了一半，甚至全好了。但是乔纳森知道他的病一点也不轻微。他得的是骨髓白血病，这个病的特征是骨髓中有过多黄色物质。过去五年内，他每年至少接受四次输血。每次他觉得虚弱，就表示他又该去看医生，或去枫丹白露医院接受输血。沛利耶医生曾说过（巴黎的一个专科医生也说过），有一天病情可能会急速恶化，输血可能就没有效了。乔纳森看过很多跟他这种病相关的书，自己也知道这点。至少还没有医生研发出治愈白血病的疗法。平均而言，这种病会在病发后六到十二年内致命，有时候甚至只有六到八年。乔纳森得病已经迈入第六年。

乔纳森把铲子插回本来是户外厕所现在充当工具架的砖造架上，然后走向后门的阶梯。他一只脚停在第一阶上，深吸一口早

晨的新鲜空气到肺里，心想：“我还有几个星期可以享受这样的早晨？”不过他记得自己去年春天也想过同样的事。振作起来，他告诉自己，他六年以来都知道他可能活不到三十五岁。乔纳森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上那八级铁铸阶梯，开始想着现在已经八点五十二分，他九点就应该到店里，现在只剩下几分钟。

希梦已经带乔治出门去幼稚园，屋里空无一人。乔纳森在水槽洗手，用蔬菜刷子刷手，希梦不准他这样，不过他把刷子洗干净了。屋子里的另一个水槽在楼上的浴室里。屋里没有电话，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店里打电话给沛利耶医生。

乔纳森走到教区街，然后左转，走上跟教区街交叉的萨柏隆街。然后他在店里拨了沛利耶医生的电话号码，他记得他的号码。

护士说沛利耶医生今天的时间都排满了，如乔纳森所料。

“但是这件事很紧急。不需要多久时间，事实上我只要问一个问题——但我得见到他。”

“乔纳森先生，你觉得虚弱吗？”

“对，很虚弱。”乔纳森立刻说。

他约到正午十二点的时间。这个时间听起来就有不祥的预兆。

乔纳森是个装裱师，他的工作是切割衬边跟玻璃制作画框，为拿不定主意的客人制作选择画框。偶尔有几次，他在拍卖会上或跟旧货商买老画框时，会随着画框买到一张有点意思的画， he 可以把画清理好，摆在橱窗里卖。但这并不是很赚钱的生意，只能勉强糊口。七年前他本来有一个合伙人，也是英国人，来自曼彻斯特。他们在枫丹白露开了一间古董店，主要是把旧货整修后转手出售。但生意利润不够维持两个人的开销，所以罗伊离开了，在巴黎附近找到一份汽车技工的工作。那之后不久，巴黎的一个医生对乔纳森说了与伦敦医生相同的话：“你很容易贫血，最好常常检查，而且不要做粗重的工作。”所以乔纳森从应付沉重衣柜与沙发的粗重活，改成应付画框与玻璃的工作。乔纳森跟希梦结





婚以前，就告诉过她他可能活不过六年，因为就在他认识希梦时，他从两名医生那里证实他间断复发的虚弱症状就是白血病所引起的。

此刻，乔纳森镇定地，非常镇定地开始一天的工作时，他想到如果他死了，希梦可能会再嫁。希梦每个星期有五天下午从两点半到六点半在罗斯福大道的一间鞋店上班。工作地点走路就可以到，从去年乔治的年纪可以上幼稚园才开始。他们很需要希梦这每星期两百法郎的收入，但乔纳森一想到她的老板柏萨就觉得厌恶。他似乎很好色，喜欢捏员工的屁股，而且肯定在后面放存货的房间试过是否走运。柏萨很清楚希梦已婚，所以乔纳森假设他也不敢太过分，但是他那种人绝不会因此而放弃尝试。希梦绝不是爱卖弄风情的女人——她有点害羞，事实上，这表示她认为自己对男人没有吸引力。乔纳森就是钟情于她这种特质。在乔纳森看来，希梦浑身都充满了性吸引力，但是那种吸引力对一般男人并不明显，而乔纳森尤其痛恨想到柏萨那个虎视眈眈的猪猡一定也察觉了希梦这种特殊的吸引力，也想尝尝味道。其实希梦不常谈到柏萨。只有一次她提到了他想染指店里另外两个女职员。那天早上乔纳森把一幅裱好框的水彩画交给顾客时，有一刻突然想像希梦在谨慎地守丧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屈服于那个令人作呕的柏萨，毕竟他是个单身汉，而且经济状况比乔纳森好。太荒谬了，乔纳森想到。希梦讨厌像他那样的男人。

“哦，好漂亮！真好看！”穿着亮红色外套的年轻女人说，她伸长了手臂端详手上的画。乔纳森严肃的长脸缓缓地微笑起来，仿佛心底一颗私人的小太阳穿过了云层，开始在她身体里头发亮。她是真的很开心！乔纳森不认识她，事实上这幅画是一个较年长的女人，可能是她母亲，拿来的。价钱应该比他原先估计的多二十法郎，因为这个画框跟那个年长妇人本来选的不同（他的存货不够），但他没有提起，接受了他们原先谈好的八十法郎。

然后乔纳森拿起扫帚清扫木头地板，用鸡毛掸子清理他小小橱窗里的三四幅画。他的店显得非常陈旧。没有一点色彩，各种尺寸的画框靠在没有粉刷的墙上，画框木材的样本从天花板上垂挂下来，柜台上摆着订货记录本、尺子、铅笔。店的后方立着一张长木桌，乔纳森在这里用他的木工工具、铜子跟玻璃切割刀工作。放在大桌子上的还有他仔细包好的一沓沓衬边，一大卷牛皮纸，一卷卷细绳、铁线，一罐罐胶水，一盒盒各种尺寸的钉子，而桌边墙上的架子里则放置了各种刀与锤子。基本上，乔纳森喜欢这种十九世纪的气氛，全然没有商业气息的多余装饰。他希望他的店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好工匠经营的店，他认为自己已经成功做到这一点。他从来不超收费用，永远准时交货，或者在知道会迟到的时候，事先用明信片或电话通知客户。他发现客户都很欣赏这点。

上午十一点三十五分，裱好两幅小型画，把客户的名字贴上去之后，乔纳森在水槽用冷水把手跟脸洗干净，梳好头发，挺直身躯，准备面对最坏的可能。沛利耶医生在葛宏街的诊所与他的店距离不远。乔纳森把门上的标识转到“两点半营业”，锁好大门，往诊所出发。

乔纳森必须在沛利耶诊所的候诊室跟病恹恹、蒙着一层灰的玫瑰月桂盆栽一起等待。这株植物从来不曾开花，也不会死，也不会生长。从来没有变化。乔纳森认为自己就像这株植物一样。他的眼神一遍遍被拉向它，虽然也试着去想别的事。椭圆桌上有几本《巴黎赛事》周刊，都已经过期，而且被翻阅得页面掀起，但乔纳森发现它们比月桂盆栽更叫他沮丧。乔纳森提醒自己，沛利耶医生还在枫丹白露大型医院工作，否则把自己的性命交托给在这样外表衰败的小地方工作的医师，相信他的判断，似乎太过荒诞怪异。

护士出来示意他过去。



“嗨，嗨，这位有趣的病人，我最有趣的病人还好吗？”沛利耶医生摩擦着双手，然后将一只手伸向乔纳森。

乔纳森握了他的手。“我觉得还挺好，谢谢。但是我想知道那个检查——就是两个月前的那次检验，据我所知似乎不是很好？”

沛利耶医生面无表情，乔纳森专注地看着他。然后沛利耶医生微笑起来，随性修剪过的胡须下露出黄黄的牙齿。

“怎么说不太好？你看到检验结果了啊？”

“但是——你知道我不是专家，也许，我不可能看懂那些检验结果。”

“但是我都跟你解释过了——现在怎么了？你又觉得疲倦吗？”

“其实没有。”乔纳森知道医生想出门去吃午餐，所以他很快地说，“老实说，我的一个朋友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我的状况很危险，可能我活不了多久了。当然我以为这个消息应该是从你这里来的。”

沛利耶医生摇摇头，笑了出来，像只小鸟一样走来走去，终于停下来，细瘦的两只手臂略微摊开在玻璃门的画框上方。“亲爱的先生——首先，如果这是真的，我不可能会跟任何人说，那太不道德。其次，根据我从上次检验看到的结果，这根本不是真的。——你想要今天再做一次检验吗？今天下午晚一点在医院，我可能——”

“不需要了，我只是想知道——是真的吗？你不会不告诉我吧？”乔纳森笑了一下。“为了让我好过一点。”

“你胡说什么！你认为我是那种医生吗？”

没错，乔纳森心想，他笔直盯着沛利耶医生的眼睛。上帝保佑他，也许吧，在某些时候，但是乔纳森觉得他有权知道实情，因为他是那种可以面对现实的人。乔纳森咬着下唇。他想，他可以去巴黎的实验室，坚持再见一次专科医生蒙素。另外他今天中

午午餐时或许可以从希梦那里套出一些话。

沛利耶医生正在轻拍他的手臂。“我想，你的朋友——我不会问是谁！——不是弄错了，就是不怎么好的朋友。现在，你应该告诉我你是不是觉得累，什么时候觉得累，这才是最重要的……”

二十分钟后，乔纳森爬上他自己家前门的台阶，拿着一个苹果派和一条面包。他用钥匙自己进门，穿过走廊走到厨房。他闻到马铃薯的味道，这令他垂涎三尺的味道总让他想到午餐，而非晚餐，而且希梦的马铃薯都切成细长的一片片，不像英国薯条那样粗短的一块块。为什么他会突然想到英国薯条？

希梦站在炉边，洋装上围着一条围裙，操作着一支长叉。“嗨，乔，你今天比较晚。”

乔纳森一只手臂揽住她，亲吻她的脸颊，然后举起手上的纸盒，朝坐在桌边的乔治摆了一下。他一头金发的头低低的，正努力剪下玉米片空盒上的汽车组合玩具零件。

“啊，蛋糕！哪一种的？”乔治问。

“苹果。”乔纳森把盒子放在桌上。

他们每个人有一小片牛排，美味的煎马铃薯，和一盘蔬菜沙拉。

“柏萨要开始盘点了，”希梦说。“夏天的货下个星期就会进来，所以他想在星期五星期六办个促销拍卖。我今天晚上会比较晚。”

她已经把苹果派放在石棉盘上热过，乔纳森不耐烦地等乔治到放了他许多玩具的起居室去，或者到外面的花园去，等乔治终于出去后，乔纳森说：“我今天接到亚伦一封奇怪的信。”

“亚伦？怎么奇怪？”

“他临去纽约之前写的。好像他听说——”他应该把亚伦的信拿出来吗？希梦的英文阅读能力不错。乔纳森决定继续讲下去。

